

文学需要批评。这种批评既推动文学创造、传播与接受，又影响文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。当代中国文学的成长与发展，离不开文学评论的支持、鼓励和影响。愿这一系列丛书，能够引导读者审美兴趣，促进当代中国文学风尚转变……

曾攀 著

人间集

——文学与历史的生活世界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青年学者文库 17

文学批评系列

曾 攀 著

人 间 集

——文学与历史的生活世界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间集:文学与历史的生活世界/曾攀著. —北京:
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7.4

ISBN 978-7-5171-2243-2

I . ①人… II . ①曾… III . ①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—
文学评论—文集②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文学评论—文集
③史评—中国—文集 IV . ① I206.6-53 ② K2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40912 号

出 版 人: 王昕朋
总 监 制: 朱艳华
责任编辑: 张 强
文字编辑: 张 朕
封面设计: 徐 晴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8.5 印张

字 数 201 千字

定 价 38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243-2

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一部分 历史叙事篇

马尔克斯：狂欢与孤独 / 002

博尔赫斯：宛若幻梦 / 010

如歌的行板：柴可夫斯基与圣彼得堡 / 018

顾拜旦、《体育颂》与现代奥运 / 026

发现中国：马可·波罗与李希霍芬 / 036

发现世界：从甘英到杜环 / 043

苹果禅：乔布斯与印度 / 050

仓央嘉措：卿本如来 / 059

情牵山河：李霖灿与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 / 067

张竹君：侠骨柔魂 / 075

“红旗”谱 / 083

连云往事 / 088

第二部分 现代文学篇

现代之“图腾”

——郁达夫小说的抒情形式与美学自觉 / 100

精神分析与道德中国

——郁达夫自叙传小说新论 / 118

“精神法则”的构建、失效与重订 / 140

《凤凰涅槃》的再解读及诗歌经典化的再思考 / 154

萧红的意义：从《呼兰河传》说起 / 161

文学·历史·阐释者：顾彬的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》 / 172

中国艺术精神中的“灵气论”及其生态美学维度 / 186

第三部分 当代文学篇

何以人间

——评长篇小说《文工团员》 / 202

隐微与忠厚

——论中篇小说《旁门》 / 207

家族叙事的新方向

——从小说《方向》说起 / 210

坚硬的沉重

——评中篇小说《红宝石》 / 215

无明中的引渡

——论《边界望乡》 / 218

“救救孩子”

——读报告文学《以明天的名义》 / 223

网络文学：推陈以出新 / 227

梨花落后清明

——读小说《清明》 / 231

名与实：裂变的铁路官场与中国社会

——评中篇小说《规则》 / 235

缥缈孤鸿影

——评小说《北京户口》 / 238

飘飘何所似

——读长篇小说《漂二代》 / 244

情志·言辞·文道

——读散文随笔集《七情集》 / 248

世俗的限度

——读中篇小说《金融街郊路》 / 253

格格不入，格格不入

——谈王昕朋的三部近作 / 257

| 第一部分 |

历史叙事篇

马尔克斯：狂欢与孤独

1934年，7岁的小马尔克斯躺在外祖母的怀里，如饥似渴地听着阿拉卡塔卡的神怪传说。外祖母的故事仿佛永远也说不完，而小外孙的眼睛一眨巴，古灵精怪的念想便会源源不绝。

给马尔克斯讲各种奇诡传说的，还有姨妈、祖姨妈和姑姥姥们。

那时他的手边，还有一册《一千零一夜》。

怪诞神鬼始终萦绕在少年的心头，故事则伴随着他的一生。

后来，他也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人。

外祖母们的故事流入了他的耳畔，而他后来写下的小说，则在世界流转。

长大以后，马尔克斯还读了很多人写的动人的故事：福克纳、伍尔夫、海明威、康拉德……引人入胜的人情物事，在在让马尔克斯难以释怀。

令他印象最深刻的，还是1947年读到的卡夫卡。

20岁的马尔克斯当时正在法学院专修法律，但是面对枯燥乏味的律法，他感到索然无趣。他始终念怀的，是文学，是故事和写故事。

当时的马尔克斯，读起书来，往往会一发不可收拾。他经常向来自辛塞县的同学埃斯皮诺萨那里借书来读，因为埃斯皮诺萨同样酷爱读书，而且藏书丰富。

1947年8月的一天下午，埃斯皮诺萨兴高采烈地向马尔克斯推荐了一部名叫《变形记》的小说。马尔克斯充满期待，拿到书，一路径直回到公寓，展卷便读。果然不负所望，刚刚读罢开头，马尔克斯已经心驰神往，不能自已：“一天早晨，格里高尔·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。他仰卧着，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，他稍稍抬了抬头，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，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，都快滑下来了……”他目瞪口呆，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！他发现以前在中学课本上读到的文学作品，无不是受酸腐的理性和凝滞的学究所影响，那样的文学，往住了无生气。

卡夫卡的出现，纠正了他以往对文学的曲解，也让他豁然开朗，以前自己对文学对小说的理解，在《变形记》面前，被彻底颠覆。

马尔克斯意识到，文学存在着别的可能性。

在这之后，马尔克斯开始写自己的故事，开始创造新的可能。

二

1950年，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六点钟来的女人》出版。随后，他开始写作一部名为《家》的长篇小说，但是出于种种原因，这部长篇写作中断了。此后不久，他的短篇小说《星期六后的一天》获得了波哥大作家艺术家协会授予的奖金，这是马尔克斯的文学第一次受到外界的肯定。

然而，马尔克斯依然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写作方向。这或许是

他中断《家》的写作的真正缘由，也是他的短篇小说写作尽管有所突破但仍不尽如人意之所在。

因为马尔克斯想要回归的那个“家”，已经再也回不去了；更为重要的，他不知道应该以什么样的语言形式，以什么样的姿态，回到那个如梦魇般久久缭绕的幻影。

马尔克斯清楚地记得，每天傍晚六点以后，宅院里就开始空空如也，没有一个人敢再出来活动。这个时候，只有喁喁私语在耳畔回响。年幼的他依稀意识到，那是骇人听闻同时又是耐人寻味的所在。

除此之外，令他记忆犹新的，还有每次嗅到硫黄味时，都会略带紧张地四处顾盼，提防着附近有没有妖怪；当黑蝴蝶或者金龟子飞过时，也都能引起他十分的注意，那似乎预示着是不是有人死去，或者是不是有人光临……外祖父的那个阴森幽暗的宅院，外祖母们那些毛骨悚然的故事，在少年马尔克斯是如此望而却步；但是在讲故事的马尔克斯这里，却成了取之不尽的宝藏。

在他的脑海里，童年和少年听到的传奇，遭遇的生活，始终挥之不去。但是，他也可以借此源源不断地将蕴蓄其间的意味充分发掘出来。

由此，他开始思索“别的可能性”：

我时常清楚地记得的并不是人，而是从前我和外祖母一块儿住过的阿拉卡塔卡镇的那个宅院。我现在每天睡醒的时候，都有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，似乎自己依然身处那所令我魂牵梦绕的宅院。

马尔克斯曾无数次地回到哥伦比亚小镇的家，外祖母们念叨的故事，如咒语般盘绕在宅院上空；外祖父的军戎生涯，也令他

着迷不已。

马尔克斯提笔运思，阿拉卡塔卡镇和坐落其中的那个宅院如幽灵般，在他的纸上，在他的文字里，显现、变形、重塑。

阿拉卡塔卡曾经一度有所起色，但是随着战争的冲击，经济危机的席卷，小镇已经江河日下，而且万难挽狂澜于既倒。这个曾经一度令马尔克斯魂牵梦绕的家乡小镇，如今只能听天由命，带给他的家人和家族的，只有萎靡不振的煎熬。生存于那一片土地上的人们，同样不得不忍受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贫困。

1952年3月，当加西亚·马尔克斯陪伴母亲回到阿拉卡塔卡的宅院，变卖外祖父母房屋时，那里早已经不复当日的喧嚣，变得破败、衰落，难以为继。

陪母亲的归乡之旅，令马尔克斯感到痛心疾首，他开始以严肃的面庞，审视阿拉卡塔卡的里里外外。1955年，他写出了《枯枝败叶》，这是除了未完成的长篇文稿《家》之外，第一部真正出版的完整的长篇小说。这部小说，也成了后来的《百年孤独》的原型。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，马孔多出现了，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也出现了。从《枯枝败叶》开始，马尔克斯也将焦点集中在了家族叙事之上：上校、上校女儿伊莎贝尔和上校的孙辈。家族的兴衰，代际的差异，时间的推演，让他的小说具备了史诗的品质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《枯枝败叶》率先写出了马尔克斯所要表达的“孤独”：上校的孑然一身、大夫的寂寥孤苦、马孔多的沉浮自现。

孤独过后，枝枯叶败。

然而，这个令马尔克斯念兹在兹的南美小镇，却成了他讲故事的原点和起点。

三

1962年,《百年孤独》的写作,让马尔克斯真正回到了“家”。
文字铺就了他的归途。

马尔克斯在那个嘈杂的喧嚣的冷酷的奇诡的纯粹的世界里,编织了阿拉卡塔卡(加勒比海岸线上的马孔多)小镇的故事,他虚构了那里的世界,也回到了少年时代的那个时而人声鼎沸时而空空如也的大宅院。

那里是外祖父的戎马倥偬。

那里是外祖母的神魔诡怪。

那里是乡亲们的欢欣和恐惧。

那里是马尔克斯最内在的世界:

他写出了那个世界的奇诡。乌尔苏拉害怕自己生育的孩子会长出猪尾巴,用紧身衣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,不愿与何塞·阿尔卡蒂奥·布恩迪亚行夫妻之实,然而,却因为在后来与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的乱伦,生出来的孩子身上还是长出了猪尾巴——这位布恩迪亚家族的第七代继承人一出生,就悲惨地被蚂蚁所啃噬而亡;奥雷里亚诺还在母亲的子宫里时,就已经有了声线,能闻声哭泣;阿玛兰姐因拒绝与意大利的钢琴师皮埃特罗成婚,导致他悲痛自绝,阿玛兰姐痛悔不已,遂而自残了一只手,并用黑色的绷带永远缠绕起来,再不续嫁……

他写到了那个世界的鬼神。马尔克斯把魂灵的纠缠,加诸何塞·阿尔卡蒂奥·布恩迪亚身上,后者由于一场斗鸡杀害了普鲁邓希奥·阿基拉尔。因此,他不得时常面对鬼魂凄厉的眼神,接受生命和死亡所带来的惩罚;第四代的奥雷里亚诺第二整天游手好闲,无所事事,在情妇佩特拉的温柔乡醉生梦死,最后与他的孪生兄弟鬼使神差地同时死去……

他讲述了那个世界人物的传说。布恩迪亚上校痴迷于吉卜赛人的磁铁，用之开采金矿；他得到了星盘、罗盘和六分仪，并为之探索自己的实验；他不甘于现状，于是乎披荆斩棘，开辟了新的领地；他在孤独的折磨中，精神失常，被亲人缚于大树之上，历经数十年而死去。第二代的奥雷里亚诺同样充满了传奇色彩：他参加了国内的战争，当上了上校，立下了赫赫战功，但是也遭遇过无以计数的谋害和暗杀；他终止了战争，选择了自杀，却得以幸存；他与17名女子有染，生下了17个男孩，最后都被一一杀害，仅存其一；奥雷里亚诺上校终而解甲归田，终日沉迷于炼金术与养小金鱼，孤独了却此生。

马尔克斯的故事鬼斧神工，又巧夺天工。

少年时期源源不断输入他耳旁的传说、神怪、鬼魅，也都一一在他的铺开的纸面缓缓流淌。马尔克斯写完了《百年孤独》，把当年在阿拉卡塔卡听到的故事，讲给世界听。耐人寻味的是，所有的孤独，都是由喧嚣、嘈杂和狂欢所包裹着的，不容易被发觉，但却久久挥之不散。

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，马尔克斯主要居住在墨西哥城，工作、劳作、写作。这段时间，除了1967年为世人奉献出了杰作《百年孤独》，时过五年，他的又一部非凡的短篇小说集《一个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——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》出版。也许是《百年孤独》耗费了他太多的心力，直到将近十年之后的1975年，马尔克斯才写出了他的下一部长篇小说《家长的没落》，但叙事的重心已经不在家族和故乡，而是关乎现实和政治，他本人也更多地参与到国内外的政治活动之中，从书斋走向了街头。

1985年，马尔克斯的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出版，这时候的马尔克斯，已经远离了《百年孤独》的主题，但是他所追求的史诗体量始终未变。在这一个历尽曲折却终而圆满的爱情故事中，马

尔克斯褪尽了早前的先锋和激进，以一曲欢歌，修辞晚景。

四

1982年，马尔克斯凭借他的这部旷世之作《百年孤独》，无可争议地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，众望所归，举世瞩目。

随后，他的作品在中国不胫而走。但是当时的马尔克斯却对此一无所知。

事实上，早在1977年，解冻之后的中国，便开始注意到马尔克斯和他的小说。

在中国文学爆炸的年代，作者和读者们在南美魔幻现实的文学爆炸中，看到了自己。

当时，《世界文学》杂志率先推介了他的《家长的没落》和《百年孤独》。随后，中国的文学青年将马尔克斯视为一种先锋和时尚，争先恐后地阅读马尔克斯和他的魔幻现实主义。

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，如《读书》《外国文艺》《外国文学研究集刊》等，都纷纷刊文推荐评论马尔克斯的作品。

获诺奖八年之后的1990年，马尔克斯和他的代理人卡门，来到了中国。在北京和上海环顾了一圈，发现自己的作品已经在中国风行，尤其是《百年孤独》和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更是受到热捧；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出版机构与他谈过相关的版权问题。面对着无处不在的盗版，令马尔克斯莫名惊诧，遂而怒火中烧，甚至表示死后150年，都不愿意授权中国出版自己的作品。

直到距此20年之后的2010年，也就在马尔克斯去世前四年，马尔克斯此时已罹患老年痴呆，不知人世几何。而那个缠绕着他和热爱着他的中国读者的心结，在他的代理人和中国出版商的努力下，才得以真正解开。

第二年，由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引进的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

独》，以正版的面貌献于世人，魔幻现实主义的新旧读者们因此欢呼雀跃，不能自己。译者范晔的这一册译作《百年孤独》，更是风靡于世，一书难求。

2014年4月18日，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作者马尔克斯，在墨西哥城与世长辞。《百年孤独》的开端那一句“多年以后，面对行刑队，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上校会回想起父亲带他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”也成了文学历史上永恒的绝响。

多少年以后，面对马尔克斯和他的《百年孤独》，全世界的读者依然会对这位作者和他讲下的故事心驰神往，小说里面傲慢的奥雷良诺·布恩迪亚上校、吃土的女孩吕蓓卡、身怀绝技的神甫尼卡诺尔·雷依纳、终究难逃命运的乌尔苏拉……无一不令读者为之倾心动容。

《百年孤独》的最后，一切谶语都已兑现：布恩迪亚上校在树上被绑而逝，他的第七代也就是最后一代的继承人同样死于非命。而马孔多在一场飓风中化为乌有，消失殆尽。这个马尔克斯精心营造的小镇，因布恩迪亚家族而生，也随着他们的覆灭而消逝。

百年一瞬，此处狂欢乍起，彼处孤独归寂。

博尔赫斯：宛若幻梦

深邃而普遍的黑夜
几乎不曾为一盏盏苍白的提灯所否定
夜里一阵迷路的疾风
侵入了沉默的街道
颤抖着预示了
可怕的拂晓，它徘徊
如一个谎言游荡在
这世上荒无人烟的郊外。
哀情于这安逸的黑暗
又惧怕黎明的威吓

1921年，博尔赫斯走进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图书馆，面对浩瀚的书海，内心澎湃如斯。

这是他一生念兹在兹的所在。

从那一刻起，博尔赫斯就一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大图书馆任职，从职员到馆长，直至终老。他在那里谋生，在那里思想，也在那里寻梦。

当然，他更为人所熟识的身份，是一位出色的文学作者。

1922年，就在入职图书馆的第二个年头，博尔赫斯的第一部诗集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》出版，令他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。

很难想象，枯燥乏味的图书管理员，能迸发出多少热情，更遑论“激情”。然而，对于博尔赫斯而言，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他的精神家园，而那里的图书馆，更成为他生命中的一场充实而华丽的梦幻。

然而，好梦却被惊扰。

1946年，庇隆上台执政。执政之初，推行了诸多卓有成效的革命，并于1951年连任总统；然而当政的中后期，阿根廷国内遭遇经济危机，庇隆在政治上也开起了历史倒车。

博尔赫斯不满庇隆的倒行逆施，在知识分子反对政府的一份宣言上，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因而被革去图书馆馆长的职务，并被贬为对他来说毫无尊严可言的家禽检察员。

博尔赫斯没有在强权面前屈服，他拒绝服从庇隆政府的惩罚，满怀愤恨，辞掉了工作，私下开坛讲学，赖以谋生。

悲愤交加的博尔赫斯，亲手写下了一封字字铿锵的公开信，对庇隆的统治进行讨伐。此举得到了国内众多作家的声援。博尔赫斯甚至因此当选为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。

不久，庇隆被赶下台，流亡国外。1955年，博尔赫斯才得以恢复名誉，被重新起用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，而且还因其在文学上的成就，就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文学系教授。

博尔赫斯一生寄情图书馆，在他那里，图书馆是一座宏伟雄壮的宫殿，那里筑起了知识的石柱，也矗立着思想的围墙，能抵御黑暗的侵略，也能摆脱风波的袭扰，点亮和捍卫黎明的光熹。

而他本人，毕生坚守在知识和思想的殿堂——图书馆之中，并且以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创作，为宫殿筑墙添壁，守护着精神之